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八百六十一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六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大風拔樹

山崩

地陷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胎夜之妖時

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青  
黃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羸蟲之孽謂螟  
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  
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  
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  
尚遂為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舍孽  
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  
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  
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  
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犍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  
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

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  
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  
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  
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  
江京樊豐等皆得擅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閭太后攝政兄弟閭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  
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  
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  
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  
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姦誣罔五  
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

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為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

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為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

行無恒苟有顏色立以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

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為崩猶地

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圻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為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

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蘧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注

工玄氏反

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

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為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為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為瞽瞍也是後西羌亦

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

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  
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  
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  
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巳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巳校尉闔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

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皇后不善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四第九頁後三行東郡陳留濟陽長  
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刊本濟陰訛陰濟據監  
本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南方曰焦明刊本南訛東據監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周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七至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三千八百六十二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七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人化

龍蛇孽死復生

馬禍疫

人痾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

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

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  
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

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厥咎

眊尚書大傳作督鄭玄曰督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  
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

眊厥罰恒陰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  
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

氣失故於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  
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時

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  
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

廷度之出則應於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  
民心射其象也於淵行無形遊於

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  
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

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畜之疾行者也屬

王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代宜為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

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俯張無度則是鬼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者其毒增以

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

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鬪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

武事兵革則日月薄食太白失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診

天也不言診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

為文

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顛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



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

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

風俗通曰

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恚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劬曰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

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  
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我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  
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  
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  
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  
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  
公恬然謂非已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  
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下規  
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  
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

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  
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應劭曰龍者  
陽類君之象

也夜者不明之  
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  
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  
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  
故以為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

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

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延熹

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袁山

松書曰長可百餘丈

襄楷以為夫龍者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

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

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臣昭曰夫屈伸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

體橫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  
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  
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  
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為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

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

者王室微弱

揚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武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  
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

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

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

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國家亦  
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  
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

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

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臣昭曰案此二食夫

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微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官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閹豎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

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

應劭時為郎風俗通

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臆赭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

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

因其疲餒牽而勝之

物理論曰黃中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

不從是曰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  
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相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

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

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

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

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

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

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

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

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  
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劬曰  
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  
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  
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鸞  
廢帝殺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  
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  
奪矯如白衣無宜闌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  
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  
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  
劬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  
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  
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  
復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  
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  
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  
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  
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  
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

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

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  
宮而謹呼終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

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

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

體化為龜龜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龜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鑽推求斯異女為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

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槽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

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干寶搜神記曰

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

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表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  
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  
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勅  
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  
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  
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塚  
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  
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  
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  
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  
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  
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  
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  
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  
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

春大病與此一九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灾者何

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為

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

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灾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

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

車還官偽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况以

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灾乃其理也又問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



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灾魏陳思王

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

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

龍易傳曰蛻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

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

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蛻案邕集稱曰演孔圖

曰蛻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蛻見態主惑變不空生占不

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色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

空言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

蛻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

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

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

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  
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官車宴駕皇后  
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  
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  
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  
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

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  
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三千八百六十三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八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中黑

日抱 虹貫日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建武二年正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

同會月掩日故日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

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自蝕為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大水在東方

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

五行志著之必矣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儒說

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

春秋漢舍孽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

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

則修刑彗星  
見則修和

諸侯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

則咎害除

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

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

未除虛危齋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  
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宗

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

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京房曰有小旱災



史官不見郡以聞

本紀都尉  
謂以聞

在尾八度

宋浮上疏以郡  
縣數代羣陽騷

動所致  
見淳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  
崩鄭興曰頃年日蝕每多

在晦行疾也君  
亢急臣下促迫

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

古今注曰九年  
七月丁酉十一

年六月癸丑十二月  
辛亥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丑  
日蝕主疑王

在昴七

度昴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

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京房

曰君責衆庶暴害之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

下憂怖以穀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

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  
有關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強一曰主

兵弱諸侯強

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

為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蝕之

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

在東

壁五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

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  
或真偽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  
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為明設刑禁一  
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  
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

兵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  
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為  
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壬日也又為星紀主爵  
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巳日壬申  
蝕水滅陽潰陰

欲翔在氏二度氏為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

古今注曰四  
年八月丙寅

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  
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  
蝕之時雒陽  
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

古今注曰  
十二月

壬寅晦日有蝕之既

潛潭巳日壬  
寅蝕天下苦

兵大臣  
驕橫

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

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

古今注曰  
閏八月

甲辰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甲  
辰蝕四騎脅

大水在尾十七度

京房占曰主后壽  
命絕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午  
蝕久旱穀不傷

在柳十

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  
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

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

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

多相非毀者

又別本云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

在翼六度翼

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

古今注曰元和元年

九月己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以聞

日在氐四度

星占曰天下  
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午  
蝕久雨旬望 史

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

京房占曰三公與諸侯  
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

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  
以為三公宰輔之位即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  
主后死天下諒陰京房占

曰婚嫁  
家欲戮

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為

太后族是月十九日

案本紀庚申幸北宮詔捕  
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

上免太

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感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巳日辛亥蝕子為雄

在甯觴為葆

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  
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  
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明年七月越  
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荊州宿也  
明年南郡蠻夷反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

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  
鄧皇后立有大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  
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  
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古今

注曰三年三  
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  
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

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

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

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姪雌必成雄京

房占曰妻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

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

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為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

自益近臣盜竊以為積天子未知日為之蝕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

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

掖以聞

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  
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早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

古今注曰星盡

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  
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

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

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

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  
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已

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  
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  
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  
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  
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  
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  
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  
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猶指掌宜察

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在中宮竟有廢立之謀郤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

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石氏

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京房占曰骨向相賊後有水

在氏

十五度氏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  
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

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素馬融集是時融為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

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脩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第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

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  
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域海內莫見三  
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  
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  
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  
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  
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  
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  
有道之世漢興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棄繩循墨雖  
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  
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  
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  
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  
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生死之用此其所長也



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

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滿玉堂京房占曰

君臣無別 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 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

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

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

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達等謀譖皇后父梁

商欲作亂推考達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巳日日蝕己丑天下唱之 在東井三

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其秋西羌

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

有裸蟲之殃

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

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

見廣陵以聞

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

翼主倡樂時上

好樂過

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悽愴傷心倚宸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為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

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

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翼兄弟

被誅

延熹元年五年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

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名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怨援不為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摘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  
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醜上送暴室令自殺  
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伐其主

在營室三

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子蝕在妃后專恣女謀主

在

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

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

潛潭已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臣

不別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曰蝕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趨宮門之中

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

谷永上書賦歛滋重不顧黎民

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

之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

案本

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己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曖陳  
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阼以來災眚屢見頃歲  
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  
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折樹河雒盛溢臣  
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  
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寅蝕將在角相誅大水多死傷

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浹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

潛潭

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

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表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

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馬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伺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未蝕仁義不明

在尾十

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執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

度

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鈎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

加己皆解也

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皇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

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

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偏背兩珥十二月

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偏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

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顛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僞分為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徧刺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僞如淳曰蝮蝮謂之虹雌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僞在傍如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僞如僞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

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

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日出入

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

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主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

春秋感精符曰

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己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

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子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

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下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識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

兩倍吳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

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

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

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大微

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卷二十八

後漢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六月二日三〇 臣永祚按此文總結日食之數

月二日當連讀言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有三合之朔三十二晦三十七為七十二也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日之一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後漢書卷二十八考證